



■夏绍华

“二十”党代，神州天国，亿万人民颂扬。
镰刀锤子，猎猎红旗飘，华夏腾达飞黄。科技
兴，改天换地；经济旺，地覆天翻。民富又国
祥。

以事实说话,铜墙铁壁,不惧列强。党恩正浩荡,惠风和畅。两个百年目标,二十大,指点江山,斗志昂。励精图治,天地任翱翔。

■谢伯虎

近期开盛会,富国强军,宏图绘就神州奋;
平语震全球,擎旗指向,大略谋成伟业兴。

■周新铭

盯着屏幕动情深，直播专场把酒斟。
 偶遇疑词询子女，总将市场比晴阴。
 牢骚从此无丁点，喜悦多时有曲琴。
 盛会开咱心坎上，爹哼小调举杯吟。

■刘运斌

已消残暑，绿荷凝露，金菊溢香。看秋日风光，情怀万象，豪兴超前。莫忘国殇，禹甸残破，民生凋敝，魑魅魍魉屡犯邦。风雷激，龙起震宇鼎，地覆天翻。

大道气贯长虹，社稷谱新章，有党旗指路。特色辅张，初心益坚，再上考场。征程奋进，政通人和，复兴路上同心干。待来日，共我舞娉婷，笑傲八荒。

■刘文艳

今年四月初,我心血来潮,在邻居菜地拔了三株辣椒秧苗,将它移栽在自家花盆里,从此,便开始期待它的成长。

到五月，辣椒树越来越高，树干变得愈加粗壮，枝上的叶儿也渐渐多了起来。微风拂过，三株树儿常轻盈地舞动着身姿，为阳台增添了一线生机。孩子时常激动地呼喊：“妈妈，看，树叶在跳舞！”

在南方,辣椒树通常五月开花,六至七月结果。然而,时至六月末,阳台上的那几株却还静悄悄的,连个花苞也没有,我不禁疑惑起来。孩子父亲平日对这些不大关心,这次我安排他与它轮流浇水,久之,他对这辣椒树也有了感情。见我不安心,他总说,这是晚熟品种,再等等。

七月,天气日渐炎热起来,我们给辣椒树浇水的频率提高了。短短三个月,枝干已将近一米高,可树尖上依然没有任何花开的迹象。我望着眼前的小树,内心开始烦闷起来。是品种不对,树不开花?可去年秋天路过邻居菜园,那红椒还整树结得正旺,这辣椒树和它出自一家。是土壤不够肥?想想月前还替它松土,并施了些羊肥做底,水也没少浇,那是缘何?思忖间,记忆霎时回到了童年。

湖南人爱吃辣，甚至无辣不欢。在老家，辣椒是家家户户必种的一种蔬菜，少了它，菜肴仿佛失了灵魂。每年春月菜苗上市的时节，母亲会趁雨后从集市买来些大、小辣椒品种的秧苗，然后担着鸡豕粪肥，等间等距的将苗种好，再定期浇水、除草。待辣椒树长大，开花结果，天气已骄阳似火，生命力再顽强的辣椒树也是耐不住高温的。每到这时，母亲会在河边割些茅草，将其错落有致地厚铺在树的根部，坚持每日早晚浇水，这样，辣椒就可安稳度过漫长的夏日。

每年暑期，正是辣椒丰收之时。这时，母亲会将不同成熟度的辣椒制成各种辣椒成品：一种是将青辣椒摘下晒成盐辣椒，油炸着吃；一种是辣椒成片红了后，将红辣椒晒成干辣椒当佐料；还有一种是将红辣椒摘下做成剁辣椒，当下饭菜。印象中，长假里，帮母亲摘辣椒、去辣椒蒂、洗辣椒、剁辣椒成了我们每年固定不变的活儿。待辣椒成品做好后，靠着它们，我们有时一顿能吃上好几碗饭。那时候，即便辣得涕泪四流，大家心里也乐不可支。关于辣椒的记忆，我回想起来都是美的。

想到这,我顿时平和了许多。“可能是盆儿太小,禁锢了根系吸收养分!”我嘟囔着。“人家本就是土生土长的植物,你硬生生把它们拽到盆子里,人家肯定不干。”孩子父亲笑道。这看似有意无意的话语,确实点醒了我。也许我的初衷就是错的,海中的游鱼是不适合养在池塘的,可是我自己还那么贪心,一盆种三株。

找到合理的缘由后,我释然了。结果不如预期所料,那就改变认知,把辣椒树当盆景观赏也不错。接下来的两个月,我们依然耐心地侍弄着它。望着窗台那抹清新的绿,心中总觉着无比舒畅。

九月的 日清晨,我还在睡梦中,早起的孩子突然惊呼:“妈妈,你的辣椒树开花了!”我急忙跑去,果然,青葱碧绿的叶子间露出了许多星星点点的白花,有的微微弯着腰,有的好像探着头,还有的紧挨着,仿佛是在窃窃私语。凑近,那花似乎还向我眨着眼睛。那一刻,我竟被眼前实现的一幕感动了。

生命中,不是每一份付出都会有收获,也不是所有的事情都会尽如人意。有时候,享受过程也是一种美好。换种思维,问题也许就会迎刃而解。那看似不起眼的辣椒树,即便晚熟,又纵然开花而不结果,却也点缀了我的窗外。

我的故乡位于来阳南角与永兴县交界的三都镇石塘村，湾村名叫元树下。村口有四棵大树，树龄都在一百年以上，有两棵是栲木石楠，一棵枫香树，一棵女贞树。这四棵古树是故乡的象征。从树旁进村，有一个半圆形的池塘，还有一口泉水清冽的古井。

女贞树，来阳话叫爆叶树，因为其枝叶放到火里燃烧时会发出爆竹一样的噼噼啪啪的响声。女贞树的胸径将近一米，树干约十米来高，树干茂盛，终年常绿，苍翠可爱。它的树皮龟裂，满岁月沧桑，树干中空，可以容人。记得小时候捉迷藏时，我们经常躲在里面。果实女贞子，是传统中药材，可治伤风感冒、眩晕耳鸣、腰膝酸软、须发早白、牙齿松动等。

枫香树高大而美丽,树皮呈灰褐色,斑斑驳驳,充满了历史沧桑感。树干高挺,有二十多米高,分枝遒劲,远看像把大伞。枫叶色泽绚烂,形态别致优美,可制作书签、标本等。在秋天则变成了火红色,落在地上则变成深红。“停车坐爱枫林晚,霜叶红于二月花”,枫叶深受大家的宠爱。枫香树四月上旬开花,十月下旬果实成熟,果实呈刺球形,种子则镶嵌在球上。果实成熟后开裂,种子易飞散。

枫香树因其树脂含有香气,并且有个美丽的名字叫“白胶香”,可入药或调配香料,用处多多。树叶揉搓后会散发香味,又有药效。先用香味把你迷倒,然后你的腰腿就不痛了,很神奇!

枫香树叶也可以制茶，枫香树叶杀青同茶叶一样，也是可蒸可炒。如蒸，则在大水锅里放一笼屉，将清洗后的枫香树叶置于笼中，盖上生火，见热气溢出，即可端出晾晒。不过，我的母亲制作枫香树叶茶时，多是大锅翻炒，而后倒入簸箕细细揉搓，搓出绿色汁液，搓得叶片卷曲发皱，方可晒干。新做的枫香树叶茶，村人多以瓦瓮装着，表面撒上少许米粒，糯米尤好，以便让茶叶尽快生虫。

生了虫屎的陈年老枫香树叶茶，是枫香茶叶中的珍品。这样的茶叶，其实差不多已不见其叶，全是一粒粒黑色的虫屎，奇怪的是竟也不见了虫子。抓一小撮，就能泡一壶浓香橘红的好茶。

虫屎枫香树叶茶，曾是故乡人用来治疗肠风腹痛腹泻的良药，老幼咸宜。只需少许泡茶喝下，立竿见影，比吃什么西药都管用。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，我就曾多次以此疗疾，况且喝这茶水又并无中药那般的苦味。

椶木石楠树，家乡话叫雀仔树、槎仔树。树皮黑，树主干多疙疙瘩瘩，从下至上旁生枝丫，树上稀疏长有寸许长的黑硬尖刺，犹如可怖的钉子。春风春雨里，它那新长的嫩芽叶呈黄褐色，渐渐变绿，最终成为黛绿。初夏开花时，雀仔树满树繁花。花成簇成片长满枝头，朵小、瓣白，花蕊众多，顶端如无数浅褐色小点。花盛开之时，空气中有淡淡的香味。雀仔树的果实从碧青到紫红，再变成紫黑，要经过漫长的夏秋两季，其滋味也由酸涩渐渐过渡成酸甜，很为村里孩子们所喜爱。

曾经,这四棵古树带给我童年无限的欢乐。记得在石塘学校读小学时,每天放学回家,书包一扔,我们都来到古树下集合,我们最常玩的游戏是捉迷藏,让古树当“哥”。大家通过“石头、剪子、布”定输赢,输的那位负责看树,其他的人四散跑开藏起来,然后看树的人去逮,藏起来的左躲右闪不让逮住,瞅机会接近古树,只要摸一下树就算胜利,没有摸到树被逮住了就算失败,就再由他来看树……树下伙伴们忽而四散奔逃,忽而一齐跑向古树,发出阵阵欢快的笑声。

每年秋季霜降以后，榴木石楠树上的果实便进入了成熟期。一粒粒滚圆如豌豆，很是喜人。石楠树的果实（家乡话叫搓仔）酸酸甜甜，令人垂涎。于是，往返学校途中，经常有人爬到树上摘果子吃。记得有一次，一个同学爬到树上摘果实，当他爬到横向伸展的树枝时，突然双脚踩空，双手抓着大树枝悬在空中拼命呼救。小伙伴们束手无策，最后还是在田间劳作的大人们赶过来，围成一圈接住了他，才免于受伤。

炎炎夏日，四棵古树伸展着虬劲的树枝，撑起大片浓荫，给田间劳作的村民提供一个清凉的工间歇息之地。而每当冬日来临，枫香树树叶落尽，树干光秃秃地撑向天空，更显古朴和沧桑。这四棵古树也是村民迎来送往的见证者。孩子们外出上学、参军、打工，离家人的归来，女儿出嫁，儿子娶媳，老人故去……百多年来，一代又一代，人来人往，太多的悲欢离合，四棵古树像四位慈祥的老人默然以对。

在每个人的心目中,故乡都是神奇、神圣的。我的故乡元树下,因为长有四棵神奇的古树,这才是让人一辈子牵挂,并欢喜的。